

困學紀聞注

山學紀聞注卷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地理

何本載闕云葛斯同李野坡謂余云撰一統志矣必及人物自
有史傳諸書予其駭其說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
不足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開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
似明一統志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語著書自有體要苟其人其事無關地
理不容闢入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微因革知要害察風土
李宏憲云飾州邦而叙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
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南軒論修誌
不可不載人物與刑鑿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
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千里南至某地
若千里西至某地若千里北至某地若千里謂之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千里
西南到某地若千里西北到某地若千里東北到某地若千里謂之八到惟
杜氏通典係刻本宛然其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謬或原
有不備者矣又云古書中言地理者舉東可以該前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
之與西南之與北截然不相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何云通典舉四至郡
縣志詳八到寰宇記仍李宏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

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集證玉海五十七三禮義宗明天地

千里之地謂之神州王逸注雖強引禹大傳曰有槃之山出陰陽之山史記大宛傳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焉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白張壽使人夏之後窮河源惡親所謂崑崙者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按張壽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

鹽鐵論

論

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

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陵陸不通

案論鄒篇以九字斷句下云川谷阻絕陵陸不通此所引有脫文

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

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

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

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

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

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鄒衍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乃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瑯琊人略取遼東地爲桂林象郡南海西徂旬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管子

水地篇

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

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

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

故其民貪戾閭而好事齊

案調本無齊字

晉之水枯旱而運

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

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慙而好貞輕疾

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

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

清則民心易此卽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

案漢

書地理志下凡民畜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杜牧

罪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

唐書作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何本載周云自周官歷言

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圖於地理爲九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帝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秘書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密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思本與隋所謂畫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者明人轉相增損名以已圖漸失其本真獨計里畫方之法猶遵若玉律愚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書云其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隋宇文愷曰裴秀與圖以二寸爲千里何云元禎集有進西北地圖文字朱子集賢堂中亦有之○元圻案唐書杜佑傳佑丁式方式方子攷攷字攷之善屬文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太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三故其人沈鷺多材

力重許可能幸若總督以下工機微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弱唯山東教五種木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所以兵常富天下 晉書裴秀傳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也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其序曰制國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狹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出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置形所以校夷險之故也有同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准望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矣 閻氏引裴秀語漢氏下當依本文增與圖二字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邱一潞

川

見河渠書
溝洫志

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潞川者乃今泉源

赤河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

行二渠蓋獨潞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

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

問按兗州之潞則禹所二渠之一渠

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

集

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

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

武帝七年改元元光

三年河徙東郡

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

閻按齊都賦海旁出爲勃不獨今天

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或曰抑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觥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蓋明顯矣程易田云史記高祖本紀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余謂勃蓋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人口中自然之聲行義有聲而後義具也集證玉海二十二篇符四年開濟州減水河五年秘閣校理李圭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書曰一卷考古揆今欲復河之故道又有導河形勝計功畢功圖今缺○元所案漢書地理志下石北平郡漢注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碣石溝洫志禹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潞澤難以行平地數爲敗道竊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澤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通河入於勃海注臣瓚以爲禹貢水石碣石入於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欽定前漢書考證臣齊召南按尚書但云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班固用之本無差訛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遷移不定而其入海之口總在直沽至漢猶如故也孝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邱移徙耳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

在東北入海于勃海郡成平縣曰序注河民曰徒駭河此則禹貢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使禹河不入勃海則史記于宣易既桑又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齊說非是此說足以釋厚齋之疑東都事略李垂傳垂字舜工聊城人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修起居注丁謂惡之罷知亳州又文藝傳異補之字无咎宗懋之曾孫也有雞肋集一百卷

蔡氏禹貢傳曰烏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

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

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水郡冀

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全云王存作建隆三年

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見九域志卷三今

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

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全云歐陽志作

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

邯爲雍王所都之廢邱也常云雍今鳳翔府天興

縣

元圻案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二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地後魏改首陽爲渭源縣隴右道一秦州大潭縣本良恭大潭兩鎮皇朝乾隆元年

合二鎮立大潭縣朱圉山在縣西俗名白巖山

輿地廣記十五皇朝熙寧

五年置渭源堡屬熙州有鳥鼠同穴山今謂之青雀山又岷州大潭縣皇朝

建隆三年以良恭大潭二鎮置大潭縣熙寧六年來屬有禹貢朱圉山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正義曰括地志犬邱

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輿地廣記十五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惠公既立卜居雍曰後世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又十三京

兆府興平縣本周犬邱懿王都之秦改曰廢邱漢高帝三年更名槐里晉置

扶風郡而改槐里曰始平縣

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

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會稽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裕等則定輿地

廣記三十八卷廬陵歐陽忞撰政和中作忞爲文忠族孫行名皆連心字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

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

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集證文選孫綽天台

山賦仍羽人於丹邱兮尋不死之福庭注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因就眾仙於光明也丹邱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

不死之鄉○元圻案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爲高誘注曰南方有陽城極
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鳥獸背上羽羽羽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

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

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

案英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
莽曰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

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爲洞庭本於水經

集證水經三十五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雩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湘水從南來注之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腋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

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漣漣而胡皇曾氏因之全云胡皇
沉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

收○元圻案宋子九江彭蓋辨若曰古之九江卽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卽
今之德安唐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

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
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雅國初胡秘監曰近世吳詹

事諡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愛証皆極精博而鄭漁仲謂東遷澤爲彭蓋
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蔡氏傳曰九江今之洞庭也

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雩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
州巴陵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雩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太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

口外洲

章詒

當作決口蓋傳寫之誤

原注丹陽郡縣志漸江水出南發夷中

入海今溪志云

集證漢地理志丹陽郡縣志漸江水出南發夷中

東入海師古曰黠音伊字本作黠其音同猶漢郡國志會稽郡太末注左傳

謂始蔑句章注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

章北故二縣因以爲名句踐欲遷吳王於甬東韋昭曰縣東州羅頌新安志

率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中水出焉案宇記引

山海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黠縣南率

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黠夷中不可

曉槐按考御覽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率中率俗作舉蓋因形近而誤○元

析案越語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棠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

注始蔑今太湖是也左傳哀六年見姑蔑之旗注姑蔑越地今東陽太末

縣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太末孟康曰太音如閭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始蔑之墟太末之里吳語越王使人告于吳王曰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

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共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

戰國策田單爲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

非但蜀有棧閣也

閩按淮南本經訓延棧棧道即宮室亦有之全云宮室棧道見史記漢書甚多○元析案齊

策燕人興師而襲齊城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田單敗燕而反齊地故爲棧道木閣而迎之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爲濟陰高魚非也左氏

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

魚陂

案證水經二十八河水又東南與楊口合注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次于魚陂者也○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鮑氏校

定戰國策十卷尚書郎折肱鮑彪注秦策令向謂魏冉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注未詳疑爲濟陰高魚元吳師道校注即引王氏此條以正之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

記漢武帝置郡旣而罷之

案見解題十二

愚按黃霸傳入穀

沈黎郡後漢祚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爲祚都縣元

鼎

武帝二十五年改元元鼎

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

武帝四十四年改元天漢

四年

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

青衣主漢人冉駹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

汶山郡至地節

宣帝五年改元地節

三年省并蜀郡爲北部都

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

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

山郡并蜀○元所案史記大宛傳是時漢旣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諸吏入蜀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汶山郡欲地接呂前通大夏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曰爲武都牂牁越巂汶山郡班氏以沈黎汶山二郡旋即省并故不列於地理志然汶山之省書於宣帝紀沈黎之并不書於武帝紀亦記事之疎漏也 歐陽忞輿地廣記三十黎州漢屬蜀越巂二郡唐大足元年置黎州取古沈黎郡爲名按沈黎郡本作都地漢武帝開之置郡既而罷之又茂州本冉駹國漢武帝問其地置文山郡尋罷屬蜀郡

苟卿爲蘭陵令

案史記苟卿傳苟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縣在漢屬東海郡

見漢書地理志

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

蓋誤以南蘭陵爲楚之蘭陵也古靈

周按古靈陳襄號全云安定華子

詩亦誤

問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苟卿冢與史記卒因蘭陵合全云疑是在陰之蘭陵當再考 集證晉地理志元康元

年分東海置蘭陵郡永嘉之亂淪沒石氏元帝渡江後幽冀諸州流入相率
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按
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漢蘭陵唐省入承縣楚之蘭陵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
西北有蘭陵廢城此南蘭陵也○元圻案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
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及韓侂胄用事召之不至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諡文
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著誠齋集一百三十卷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古靈
集二十五卷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
三人皆顯於時集序李忠定綱作也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

原注隆爲銅川令○案司馬溫公文中文子補傳隆字伯高

阮氏注上

黨有銅鞮縣

本漢書地理志

龔氏

何本載龔云龔氏名鼎臣明道間人

注隋初置銅

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

閻按當作樓煩始統

秀容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

忻州龔注是也

集證隋地理志定襄郡統縣一大利樓煩郡統縣三

徒雁門關呈初置新興郡銅川縣郡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平寇又廢銅川○元圻案舊錄解題儒宗類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中說注十卷正義大夫滿川龔鼎臣輔之撰龔自云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案龔注今佚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

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爲同

集注宋書州郡志武帝北平開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

河南榮陽宏農三郡隋地理志屬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元圻案中說王道備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入爲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入爲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司馬溫公文中文子補傳晉陽穆公名蚪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隆生通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

案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

文中子之教興

於河汾

閩按宋史地理志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例本載閩云鄭註續乃西河云

龍門至華陰之地經鄭注翼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集證水經四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埒谷水注之注云埒谷側崤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河結福連焉接閩似是接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按唐地理志汾州西河縣本隰城蕭宗上元元年更名與子夏西河無涉張守節誤○元圻案司馬溫公補傳曰晉陽穆公始家河汾之間中說事君肅楊素使謂子下盡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敬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不願仕也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

南陽郡下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

出東南至淮陵

閭按陵似當作浦

入海

案此班氏自注文

禹貢集解云

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愚考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

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爲淮

陵國○案小註亦宋書州郡志文攷之兩漢及晉志俱合

輿地廣記

諸

泗州招信縣本淮

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

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

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卽漢之淮陵也

原注廣記漢淮陵故城在淮陽

縣下

寰宇記

全云樂史作

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

里

見河南道十六

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集證山海經海內東

經淮水出餘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水經淮水又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閻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經義考傳禹貢集解二卷存○元圻案書錄解題地理類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太常博士直史館宜黃崇史子正撰起自河南周於海外當太宗朝上之史記夏本紀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漢志淮浦屬臨淮郡後漢志屬下邳郡蔡氏傳淮入海在今淮浦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

衣履天下

案師古註曰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臨

屬齊郡

有服官

齊三服官見漢書平帝紀五年詔

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

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

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

集證說苑反實篇引墨子檢今墨子無之疑是

節用中下

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

全云今世織造在江浙蘇杭二府而東人之技無聞

集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罷齊三服官注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履雜爲首服絺紵爲冬服經銷爲夏服師古曰繼即今之方目案也純

秦今之緡也。雖緡今之經案也。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

原注

元次山名浯溪亦

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集證漢地理志靈門縣有高桑山壺山

浯水所出今山東莒州西南有靈門

廢縣○元圻案程氏大昌演繁露十四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縣壺山東北入瀛從水吾聲則浯非結所自名也元次山浯溪銘序曰浯溪在湘水之南北瀕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名浯溪唐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天寶十二載舉進士復舉制科會代宗立丐侍親歸樊上作自釋曰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

令爲聖令烏南爲斥鹵

閩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爲西門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王

時皆爲鄴令肯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括地志亦云爾○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民祿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今漳鄴旁千古烏南今生稻梁呂覽先識覽樂成篇民歌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後漢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水經十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而呂覽謂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

而西門豹非知用何也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
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作洵洵水上有關在金
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
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

有武關湖北鄖陽府鄖陽縣西有長利縣鄖關在焉

集證今陝西商州東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

昭十五年左傳

而周不知

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
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

矣

全云咸熙雲之禍也○元圻案唐書地理志河北道鎮州常山郡幽州范陽郡皆置大都督府北狄傳契丹本東胡種至元魏自號契丹臣於突厥

咸通中部落寇疆尤啓時入寇幽薊劉仁恭討之十年不敢近邊五代史
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唐廢帝下詔削奪石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

求援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門與唐兵戰敬遠大敗敬瑄即位以幽
涿薊檀順瀋漠蔚朔雲應新媯儒武靈州入于契丹 宋文鑑呂氏大鈞世
守邊郡議曰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珠玉事獯鬻而商不知在周之時晉國
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

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

士爲漢武求仙之處

集證玉海一百六十二唐太宗實錄正觀十
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防有祠

至瑩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
長瀾接天巉巖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元圻案史記封禪書李少
君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
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求言神事矣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

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愚

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全云蜀記本不足據○元圻案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
上世開國於中古劉涓子注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名蠶叢柏濩魚鳧

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權譽左註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封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注又曰秦惠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

案今本水經所列僅一百一十六水

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集證云見通典四州郡唐六典注

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

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

壽良縣光武更名

案漢書地理志東郡壽良應劭曰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良

又東北過

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

漢志千乘郡狄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

荷水過湖

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

漢志山陽郡湖陵章帝曰湖陵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爲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陵

後漢郡國志湖陵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陵章帝復其號

汾水過永安則羣縣

順帝更名

漢志河東郡羣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

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

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

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

並見卷二十七沔水條下○開按王禕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

有久云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舊氏時置而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爲今刊本鈔本所遺殊可惜特補於此全云是歐陽圭齋序文非王語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

晉太康

晉武帝初元

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

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

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

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何水又北薄骨律鎮

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

案錢氏大昕曰王氏所引武侯壘永安宮薄骨律鎮城皆注之瀕入經文者

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

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

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賢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

自如山海經以

下皆顏氏家訓書證篇之文

通典

州郡四

又謂景純注解疏略多迂怪今

郭注不傳

閩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口璞

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何云牽按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敦煌郡效穀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并載之故開父亦誤作七又云歐陽元功水經補正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集證按開元補正水經序按府志有兩水經一郭璞注一鄭玄長言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鄭注無所言撰人則案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鄭注四十卷亡其五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今人言桑欽者本此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

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號一縣號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爲中川者也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斯爲小川者也注桑欽水經所引之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鄒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百二十五十二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鄧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遊具魏書酷吏傳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今惟道元所注存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惟永樂大典有之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於下方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治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唐魏則決非漢時鐘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爾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

全云字子年
苻秦時人

拾遺記謠誕之說程泰之

錄

謂黃圖蓋唐

人增續成之

原注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間按王氏弟應鳳字仲儀有訂正三輔黃圖 集證按水經注引黃圖云神

明臺上有九室又棘門在橫門外又柱南東北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不柱橋也又有船庫官後改爲縣凡四條皆今本所無○元圻案拾遺記漢太上皇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俊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鄴沛山中有入歌治鑄上皇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今所鑄劍頭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成神器可以社定天下上皇則解匕首投於爐中創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佩於身以藏三猶及天下已定后藏於寶庫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又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受其術此二事三輔黃圖庫類問類載之與此文略同而以高祖劍謂即佩之以斬白蛇者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三輔黃圖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據所引劉向續漢志註定爲梁陳間人作程大昌雍錄則謂晉灼所引黃圖多不見於今本而今本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祀樓儀皆明引舊圖知非晉灼之所見又據改槐里爲興平事在至德二載知爲唐肅宗以後人所作其說較公武爲有據又雍錄十卷宋程大昌撰是編考訂

關中古跡以三輔與關唐六典宋敏求長安志呂大防長安圖記及紹興秘
書省圖書互用考証於密巖山水都邑皆有圖有說又小說類拾遺記十
卷秦王嘉撰嘉字子年廣西安陽人平述其晉書藝文傳故舊本繫之晉代
然嘉實得秦方士是時關中書樓與典午諸經久矣相沿人者非也

殷雲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

名非南陽郡也

問按南陽爲墟名出異苑注杜者不甚遠之全云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

里曰隆中則非墟明矣○元圻案書錄解題小說類殷雲小說十卷宋殷雲撰郡鄆晉目云或題劉鍊非也其序事止宋初或稱商雲者宜祖未祧時避諱也隋經籍志雜傳類殷雲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梁書殷雲傳雲字灌藏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洽羣書歷官秘書監司徒左長史

素問云

何本無云字

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

右熱而左溫

元圻案書錄解題醫書類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此固出於後人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此四語見素問五

帝政大論篇第七十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

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
柱有三龍相乳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非但見於此碑也

集說後漢陽陽傳光初元年有虹霓畫於嘉德殿前注引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元圻案

歐陽公集古錄殿是石漢素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摩減陳國共舉人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

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

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集說玉海百六十一唐書張廷圭傳武后召見

長生殿此殿在東都又一百五十七唐地理志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開上元中置○元圻案通鑑唐紀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為皇后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壽念之武后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捉酒奠中曰令二姬替醉數日死又斬之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流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又中宗神龍元年正月癸卯張柬之等迎太子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餽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庶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

子曰乃汝即小子號詠可遠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忌
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丁未太后徙
居上陽宮 洛陽水東都武后居之改名神都

馮衍賦云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

出

案章懷注呂氏春秋曰舜陶于
河濱漁于雷澤今言皋陶未詳

水經注

汝水

引墨子曰舜漁

獲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

陽服字疑即獲字

元圻案水經注九沁水又南與獲澤水合水出
獲澤城西白澗嶺下墨子曰舜漁獲澤應劭曰

澤在縣西北又東逕獲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 路史有虞紀注獲澤
在今澤州之陽城墨子言舜漁於此 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
人也幼有奇才博通羣書更始二年遣鮑永安集北方衍昌計說永永昌衍
爲立漢將軍世祖即位遣使招永衍疑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罷兵降於
河內帝怒衍等不將至永昌立功任用昌衍爲典陽令衍不得志乃作賦自
厲命其篇曰顯志

漢王嘉傳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今本云
屬宣州按

漢無宣城郡南陵縣

原注宣城縣屬丹陽郡
薄太后陵耳

全云明見外城傳何必引貢

父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

見地理志

顏注不攷地理志

何邪

集證按史記景紀二年置南陵風俗通正失篇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三輔

黃圖文帝母薄姬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蔡廉爲南陵丞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唐書地理志關內道京兆郡領縣二十無南陵蓋京兆之南陵唐時已廢而江南道宣州宣城郡有南陵遂據唐時之郡縣以入注而不攷地志以致誤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爲雍州之山晁氏謂

冀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

原注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

明白閻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元圻案地理今釋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爲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顯山者爲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爲河水所經曾攷云堯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以釋蔡氏之疑宋毛晃禹貢指南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平禹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

東諸侯也

齊通篇文

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

案秦昭王詐楚

援王入武關伏兵截其後即此

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

魏信陵君率五國之

兵乘勝逐秦兵至函谷關

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即此

楚漢之際魏王豹盛兵蒲坂臨晉韓信陳彭越張敖渡臨晉即此○集注按武關在今陝西商州商洛谷口今河南靈寶縣舊在今陝西朝邑縣○元折案陳振孫曰賈子書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論末爲吊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非誼本書也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

客貧辛波路壯濶其辭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

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

案詩品曰鮑令

卿家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常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

大雷在舒州望江

縣集說按隋地理志同安郡望江縣陳置大雷郡開皇十八年改名

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

集證太平御覽六十五水經曰雷水南經大雷戍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
一畝東南流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宋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 晉

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

一步

原注積雨爲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爲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全

軍集十卷宋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晃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庾
戎序中木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 梁書師曠傳曠
字仲偉荆川長社人遷西中郎齊安王記室官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
爲詩評隋書經籍志總集類鍾嶸詩評三卷或曰詩品 晉書庾亮傳亮報
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余仕於吳郡

閩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
初在監平江百萬東倉也

嘗見長洲宰其圃扁

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

案吳都文粹載唐方干
茂苑堂詩米友仁記

余曰長洲

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

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

此後漢書續郡

文

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照

虞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

吳也曰宅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

帝在江都開按時贈諸葛穎亦有參論長洲苑之句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

於唐武后時原注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

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大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無其地何本又載閭云

漢上弄傳臨淮瓜田儉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

苑同指在甌州者而言非東陽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古人文字密

集證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閭闔所

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

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死吾志足矣按此指在蘇者言○元圻案左思吳

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清池佩長洲之茂苑漢書

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鼻郎中吳王鼻之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

王不納乘復說吳王曰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夫漢并二十四郡

方輸錫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呂

離宮不如長洲之苑注服虔曰吳苑韋昭曰長洲在吳東隋書文學傳虞

裒子士裕會稽餘姚人也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奉詔與虞世南庾自直

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殺胡林在樂城縣

原注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

故以名之

集說唐地理志趙州常山郡樂城縣本隸趙州大歷三年來屬

張濟民使北記契丹怒晉出帝不泉北命損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北歸于塞西愁死崗得疾至樂城殺狐林而崩慙死崗者本陳思王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爲慙思崗訛爲慙死殺胡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輯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朱白太素等撰

隋牛宏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

通六年置取縣東入里奇章山爲名隋唐志通典

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全云續通典宋白作又云柳公綽呼牛僧孺爲奇章公以此○元圻案太平寰宇記一百三十九巴州其章縣本漢葭萌縣地梁武帝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入里其章山爲名其章山一名降城山是寰宇記亦誤作其章近輿地廣記三十二原闕利州路據宋刻本補云巴州曾口縣其章鎮本梁置其章縣熙寧五年省入曾口有奇章山縣名誤而山名不誤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在周襲封臨涇公開皇初授秘書監進爵奇章郡公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第進士相穆宗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

何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採大戴記爲之

今世所傳視漢亡

入篇矣

此晁氏讀書志之說

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

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踈

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元圻案今本所傳有宋汪晫編曾子一卷凡十二篇四庫全書著

錄晦字處微精溪人

晁氏讀書記子部儒家類曾子二卷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情志曾子二卷日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漢藝文志曾子

有題曰傳紹述本對樊宗師歟視情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子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

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子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曰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他書者

爲曾子七篇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是以從之遊者

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

歷更相治閒不容翽忽出曾子天圖章

原注曾子云其閒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

記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

名季宣字士龍

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

壽考乎

問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元圻案孔叢子言魯國

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用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大事記一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元年穆公尊事孔伋解題曰伋子思也通鑑載孔叢子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三章於安王二十五年是歲頃公之三十八年也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士龍謂諸樂三十八章問孟子題辭孟子學於子思資治通鑑外紀穆公訪子思之歲距孔子卒七十有二而周紀魯穆公薨子思見衛諸侯後此又三十有一年下距孟子見梁惠王之歲凡四十有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足過多子思之年無乃過於壽考乎劉道原通鑑外紀周紀八劉恕曰家語篇後敘孔子子孫及孔子世家皆云子思年六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答問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二年壬戌卒至魯穆公三年甲戌當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年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文志云子思魯穆

公師禮記檀弓云魯穆公問子思舊君反服孟子子思弟子亦言穆公問子思必曰玄則家語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二歲而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去此又三十一子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是當時莫之稱道固可疑也呂薛之論實本於此

家語

三意篇

荀子

有主篇

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韓詩外傳

三篇

說苑

敬慎篇

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

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

廟爲是

閩按南史和沖之傳亦云造欹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集謗按北齊魏收傳亦云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潘巖在前欹

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

誠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

言

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一

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

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集於魏文帝時漢七

略之書猶存金人銘

戴家語魏書篇

蓋六篇之一也

集證三國志魏劉邵

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書經籍志雜家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皇王大紀曰黃帝作典凡之原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

胡文定

名安

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

之韓詩外傳

九

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

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

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

曰某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

喪家之狗歟旣斂而桴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

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

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
常之者也某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苟卿非十二子

案苟卿非十二子篇謂它蓋魏牟陳仲史鮒
墨翟宋鈞慎到田衍惠施鄒衍子思孟子也

韓詩外

傳

四

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

何云韓嬰詩外傳當
引孟子求放心之論

所以止云十子不盡與苟卿同也

案韓詩十子
有范胥田文莊周而無它蓋陳仲史鮒亦不盡同

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

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元所案漢言君子篇或曰苟卿非數家
之言說也至丁子思孟軻說或吾於苟

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

貴同責苟文亦未能辨應及此

苟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也陳仲子

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鮒

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元圻案此條非與上條相反乃所以實非斯假託之說也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篇曰新浴

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

之焦焦聞本云元板作焦焦受人之域域者哉案今本荀子焦作焦

高爲或域荀卿適楚在屈原後屈原卒於楚頃襄王時春申君

核僭也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何云

今考烈王頃襄三太子完也元圻案說死說叢亦曰新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

荀子大略篇曰非其人而教之齋楊倞注齋與資同盜糧僞賊兵也

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荀子篇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

陶橫革直成爲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

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

益愚嘗考呂氏春秋明春金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

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孟陶卽

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真窺卽直成也原注真與直相類○案盧氏文

伯益或本是橫革卽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原注之文

化益作非朱衷云伯益○元圻案小註引世本宋衷語見陸德明易并卦釋

王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皋牢猶牢籠

也何云古人多書畢作畢一字也天官書黃澤作澤全云世本皋夷作

畢夷畢夷集說楊倞註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牢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何云三見而不言其亦遠乎人情矣此腐

儒腐也全云不言者事耳非竟無言

也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

乃可與言也

太略

此莊子

外篇

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

荀子

焉

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

之語本此

元圻案阿房宮賦唐杜牧作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

案大戴記亦作備

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

知

何本知作如

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

何云非此書幾不復見五泰之

文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

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

案照寧舊本亦未爲善常案軒攷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

注文何云此校勘者所當知○元圻案荀子賦篇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

家敗非其者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獲焉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泰楊倞

註五泰五帝也謝金剛師攷曰五泰宋本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

從元刻與川學紀聞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

何云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

謂堯存心於

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醴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見君道篇

又曰湯稱學聖王之

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

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

見進本稿司

馬公爲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

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周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爲最先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間

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謂如此茅坤那裏得來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凌薄就善人而遠僻闇則心說矣全云周氏謂河間獻王當從祀孔廟以其有功周禮爲最先予謂獻王豈特有功周禮一經哉以毛萇爲詩博士則毛詩之傳其功也賁公爲春秋左氏博士則左氏之傳其功也漢廷未立學官河間已有博士其功大矣至其所集雅樂武帝存而不御以致元成時鄭聲繁興然王禹宋易猶能明其義

者使哀帝能立之學官樂豈亡乎○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
呂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
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禮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舊制
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
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司馬溫公河間獻王贊曰景帝之下
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
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驍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
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

序亦然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法言十卷司馬光集註時惟
李執御宗元宋咸吳秘之註尚存故光衷合四家增以己意各

以其姓別之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
咸不知書序爲孔傳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
非聖賢之旨今片之章首取令經義其說殊繆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

老泉太元論曰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

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

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

與謝民師書

亦謂

太元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何云以揚子爲無得

不可也其言則可以爲監矣全云文人講道其語不擊况欲擬經益停矣○元圻案漢書揚雄本傳贊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宋咸注法言序曰卿宗元而定難言二三而不能盡其亡誤子厚蓋有取乎法言也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

揚雄劇秦美新文見文選

矣

司馬公雖曲爲之辨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何云言稱

漢公法不法矣○元圻案法言孝至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語也勸勞則過於阿衡司馬溫公迂書謂莽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爲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于篡伊周豈然哉朱子通鑑綱目入於新莽天鳳五年書莽大夫揚雄死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

原注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注十三州志曰有秩俸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曉於

文辭奇或開統名高之舉爲尚書郎後參曹掾軍事著論名曰昌言損益篇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執三辰龍章之服注十三州志曰有秩高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綸綬一采宛轉繆繡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元注禮記曰綸今有秩高夫所佩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元之心學也

何云亦老子之學 集證太元養初一藏心於淵美靈根測

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守初一閉朋牖守元有訓曰閉朋牖毫持育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

十有二焉

案中說魏相篇子謁見隋主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

按唐會要武德元

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隋無此名

元圻案唐會要大內

門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案帝號門記隋義寧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高祖受禪於太極殿唐書高祖紀同義寧二年即武德元

年也豈以受禪之故而先一日改殿名歟 唐皮日休文中子碑曰文中子

姓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建六經厥爲

中說有禮記二十五篇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其高

第弟子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見吾唐

受命而沒 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原本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
哀輯成書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

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元圻案中說
天地篇齊韓

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 唐李行修
諸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正用文中子語可以證龔本
之不誤然其意則論爲論詩也故其下云漢有毛鄭師道可觀

封禪秦漢之侈心

案王通篇封禪之費非古也徒
以考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此河汾篤論

也房魏學於河汾

唐司空圖文中子碑曰
房魏數公皆爲其徒

而議封禪之禮

不以爲非安在其爲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

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元圻家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四年
十一月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

命議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爲封禪使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二月
有事于泰山五月已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起居郎
諸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 朱子綱目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顏師
古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未有也太宗方

明而佞者猶倡其譏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爲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世俗之惑可勝歎焉梁書許惲傳惲字昭哲高陽新城人尙詔文德尙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將欲行焉惲建議曰舜桀唐宗是爲巡狩而卿引孝經辨釣帝決云封于泰山禪于梁父此緯書曲說非盛德事不可爲法上嘉納之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

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

注閉心捐欲也

集注按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潤吾不稅象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

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元所案王通稿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又曰廣延之王險任助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天地爲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于春秋徵聖經而結衆傳事君篇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記詩興而史道誣矣

案問易篇史道興而經道廢矣記注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

註當作

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

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恐非云何

此論不謂厚齊已發之○元圻案通鑑職官三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爲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左傳晉侯使鞏朔獻捷于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則左右史非實錄也久矣

張元素問禮

見魏相篇

注云史傳未見元素蒲州人唐書有

傳注以爲未見非也

何云注最疎略當時隋書舊唐書想民間難得耳○元圻案張元素蒲州虞鄉人傳見唐

唐書七十五新唐書一百三新書傳稱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云云帝顧房元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脞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元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魏徵問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舊書所紀略同通鑑刊魏徵語不載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見王道篇此叔恬之言也

厚注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何云此論未爲非周人之先固自竄於戎狄之間矣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深寧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惜其治之未善耳何說謬○元圻案中詭王道篇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數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於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子問之曰疑爾知命哉魏書高祖孝文紀稱帝聰覽政事從諫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每言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誠得致治之要其太子恂之廢也因恂苦河洛暑熱與左右謀召牧馬騎騎奔代中恂子高悅道諫手刃之於禁中罪由自取孝文常戒恂曰子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其教子亦有方矣惟好用兵以致不祥至其孫孝明帝崩今朱榮乃謀廢立司馬溫公文仲子補傳云弟疑續叔恬卽獎之字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

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谿

魏相

注云王績

字無功

當題

詩黃頰山壁恩按負苓者傳

王績作見唐文粹九十九

文中子講道

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

元圻案

四庫全書別集類龔氏子集

孫云其友呂才聘訪道文編成五卷爲之序今本止三卷或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采輯詩文彙爲此編王績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

之露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吝者嗾婦
然委撥而息曰吾子何歎收曰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
王病也負吝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
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
盡也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

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

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

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元圻案天地篇薛收問仲長子

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爲天人也曰眇然小乎所以屬乎人曠然大
乎何獨能成其天禮樂蓋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
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又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
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
之矣關朗篇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墮
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周公篇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
可居子曰會逢其道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唐書隱逸傳
王績字無功齊州臨門人兄通唐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爲

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事不顯惟中說獨傳王無功仲長先生傳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開皇末結庵河濱間以息身焉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病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清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祭仲長統文曰明道者昧進道者退烏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校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尤執其中不見其如孰知其終云云龍亢靡悔似當從集作必悔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

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

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品

品集作聲

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

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

揚班之儔也

案楊升菴曰此賦今不傳

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

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

原注可附中說注金云原注

是正文○元圻案中說禮樂篇子選分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在山澤而有婦廟之志子驟而鼓南風曰噫道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廣氏之心乎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攜竿鼓棹而逝遂作分亭之操琴操李恒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

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

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元圻案中說天地篇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

劉下逮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緒音若璣璣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與書錄解題文史類詩苑類格三卷李收撰唐書李百藥傳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入唐官散騎常侍進士庶子宗正卿舅爲子所撰齊史行於時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撰四聲譜高祖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南史陸厥傳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彦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與四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爲永明體○集證魏慶之詩人至屑沈約謂詩有八一曰平頭謂第一第二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集其陳今說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二曰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

青竹河畔草，鬱鬱園中柳。柳肯上聲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問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遣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謂如聲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鶯、傾、平、榮字。六曰小韻，謂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久爲正紐，流柳爲旁紐。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

述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

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爲諫議大

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

於文藝傳者勛勛勃助勸

原注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獎福

神福時福獎疑即福郊也

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元圻案杜淹字執禮如晦之叔也附見唐書如晦傳新唐書

文藝傳王勃字子安兄勛弟助皆第進士助字子功初勛勛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球樹其後助勸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勛亦有文劉禹錫宣歙

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王公碑曰常侍諱質字華卿姓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為太原郡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清諸儒直講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既沒遂曰文中子文中子生福祚為崇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會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天長縣丞公具季子也案舊唐書一百九十九上王勃傳止附見勳勳而不及助勳勳三人又以勳為勳之兄與新唐書不同杜淹文中子世家并不及弟兄弟故云補世家之缺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

文載文苑英華九十七

云余則人也本家於祁

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

建元之恥歸於洛陽

案司馬溫公文子補傳六世祖元則元則生煥煥生軒齊高帝受宋禪誅去繁糾由是

北齊魏魏孝文帝甚重之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

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

曲

中說周公為太原府君曰溫子異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

始則晉陽之

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

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

成市察俗剛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階

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溪又注云此

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

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松

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山

薛收以理達方莊周

賦云樹即環林門成閤里姚仲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

門人多至

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

以上皆無功自註文

然無功不及房杜

魏何哉

句云門徒當以賦注爲據

鄭毅夫

全云名無

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

卒於開皇

隋文帝初元

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

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

皆霑襟

集證見氏讀書志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入歲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常下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

按龍川文中子引云文中子沒於大業十三年則年三十三○案中說王道
爲子在長安楊素薨薨李德林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
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變言弊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
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發琴鼓蕩之什門人皆語禱焉

唐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
皇十年出爲朔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歲餘卒官 關子明全云關朗太和

魏書孝文帝紀即位七年丁巳 中見魏孝文如存於開皇間
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

亦一百一二十歲矣集證見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中說關朗或問關朗

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役而宣武立 而有問禮於子明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

四年文中子始生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問禮於河東關子明 是二者其妄不疑晁

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

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人收最知名 通仁壽四年始

到長安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關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其書有內史薛

公見子於長安中說裴榮爲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內名書盡在是矣往事之無失也用此

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又可知也

何云讀書志亦誤採鄭案元所案杜淹

文中子世家曰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襄京兆杜淹趙郡李靖而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韓徽太原溫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朱子文中子續釋說曰並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皆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是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

世說其言清以淨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

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元所案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

事迹具宋書孝標名竣以字行事迹具宋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滌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

張巨山

何云巨山名嶠

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

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

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料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

召忽謂管仲爲兄大匡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澤思

之命小問甚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

本云房元齡非也開按張巨山名喚襄陽人官敷文閣待制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〇元所案書錄解題

張巨山集三十卷喚爲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惶恐上章引伊尹善

無常主及周任不能者止之文以自解喚之筆也秦德之遠播修注掌制今

四庫書目作紫微集蓋從宋史藝文志唐書儒學傳尹知章絳州翼城

人馬振素緒定秘書知章是正文字於易老莊尤懸解管子註唐志宋

崇文總目皆作尹知章陳氏書錄作房元齡錄進通志又云尹知章註十九

卷房元齡註二十卷吳氏讀書志以爲房元齡註尹知章所託今攷房尹本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

原注施者大尺之名濱田

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原注謂立君以主之手書據此地之實數手

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

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元

案地員篇正作匡此避宋諱 宋史呂惠卿傳立手實法用弟曲陽尉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官爲注籍尺椽寸土檢括無遺下至雞豚亦徧抄之計告隱匿賞以貲三分之一民不勝困 東坡論管仲無後云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諸子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夫以孔子稱其仁耶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宏羊減族羣聚揚榷矜王游之徒皆不免於酷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厚齋原注管管子法文讀田悉從句下注云讀田謂穿溝漬而觀田悉從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傅子

金云

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

案傅子語劉恕遠外紀引之

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

民以術傾隣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

見輕重

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二十五管仲傳曰

增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隣國於是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

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數等報之尚何以窮哉朱子謂類管仲非仲所著仲任齊政事其多稍聞又自三歸之湯法不聞其著書人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書亦非一時之書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傳于首司隸校尉鴛鴦子北地何元撫隋唐志皆載傳于一百二十卷宋志隱載五卷傳本久佚今四庫書在宋大興所載編綴總爲一卷厚齊此條所引不載卷中書錄解題別史類古史六十卷蘇轍撰因司馬遷之書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漢雜錄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小臣呂

氏春秋

審分覽勿躬篇

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

時常以管子爲正

何云後方論說苑多誤奈何取以爲證○元所案說苑君道篇晏子波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

出賀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云過今射出贊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此王氏所據也君道篇又云晏子對景公曰昔先君桓公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一篇之中而前後互異說苑果不可據王氏偶未詳攷耳新序雜事篇又云臣不如弦寧

黃帝六相一日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

元圻案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六

相而天地治神別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理故使爲農
者黃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
故使爲司馬官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通鑑外紀引用此文惟蚩尤改爲風
后史記五帝紀蚩尤作亂黃帝命牧豎尤帝王世紀黃帝使力牧神皇討
蚩尤氏擒于涿鹿之野周書黃帝紀蚩尤殺之于中冀皆不云爲黃帝相而
風后之名見於史記帝王世紀論語摘補象諸書故劉道原改之

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

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

國按馬公靖以爲蓋古塾師教條管子之作內政以教士之子者何

云馬驥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何蓋本朱子語○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註應劭曰管子仲所作在管子當國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又管子曰君若欲遠得志於天下諸侯作內政而寄取令焉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

勝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一

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第七卷

獨得諸河上

公而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辯之

元圻案此疑景遷跋王弼注老子語四庫全書提要見

公武續書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蔣公齊公即齊和齋參師也而葛洪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君言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即授素書道經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云云然隋志道家尊老子道德經二卷河上公注又戴聚有魏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則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注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隋書經籍志道德經二卷今存唐志傳奕注老子二卷今四庫書不著錄畢氏沅道德經攷異自序謂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作者數十本唯唐傳奕多古字古言且爲世所希傳故就其本互相參校云云今改第三十一章後引王氏此條案曰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故晁氏云則第二十七章衆人當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攷云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故無棄物淮南子同奕然則傳奕不以此文謂耒老子本書也查晁氏所見奕注非即畢氏所據之本耶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

第五十九章

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

以修身朱文公謂能蓄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
已有所積復養以蓄是又加積之也

原注王陽注本作
早服而注云早服

常也亦當爲復

方伯暮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
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
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周夷也至於立志堅決
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

何云此荆公莊周論之雖餘也
又云朱子與黃直和手舉曰伯

學不幸乎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發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
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目爲高弟者據及翁所
作墓誌而云此條亦具載墓誌中伯墓名士縣一名伯休甫田人移居汝朱
子於建陽○元析案何注一名伯休四字從闕本增東坡韓非論云太史
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慘殺少思皆原於
道德之意實頌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成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
陸放翁方伯墓墓誌見渭南集三十六

生之徒十有三第五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集說韓非解老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弱之謂徒也○元析案漢張孫曰石林老子解徒之宋邱相資朋妻語曰老子談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為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肢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容齋續筆九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指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惟蘇子由以為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說可謂義矣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

原注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

欲是說無欲○元析案道德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者有欲以觀其微是氏讀書志道家類王安石注老子二卷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有無字下斷句與先儒不同余子臨類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故句者不安也

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

集證今本道德經無此二語

此卽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元圻案文子十守篇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汚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

谷神一章

第六

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

循天之

謂養生之

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

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元圻案畢氏攷吳越後明曰谷

河上本作谷云浴養也見釋文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碑銘引亦作浴神是與河上本同見釋文馬公儲釋史曰谷神列子引黃帝語也或云五千言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鍊書述而不作接應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虞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

原注序曰亦曰其然姓辛名研字文子

其書稱平王問道

原注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其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馬平王時人非也○案平王問道見今本道德篇其言曰玉

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上德篇荀子勸取之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上德篇汲黯取之注見下條再實之木

其根必傷符言篇明德后取之後漢書后紀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女也明帝崩后爲皇太后章帝

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曰馬氏無軍功奈何得與陰郭中興后等耶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用兵有五

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

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道德篇魏相取之漢書魏相傳上與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出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陳禁謂之義兵義者王敏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

五者非但人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上德篇董仲舒取

之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臨河欲魚不如退而結網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白然篇

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臨河欲魚不如退而結網

班固

贊

杜甫

同谷

韓愈

華臣

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

微明

孫思邈取之

唐書思邈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莊並讀唐經

等簡事之答昭麟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

德均則

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

上禮

陸抗取之

三國志吳陸抗傳抗字幼

佈抗既都下政令多聞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欲治

之主不世出

下隆

王吉取之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爲諫大夫上疏言得夫曰欲

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追遇其時言雖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銖而解

解今本文

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

失

上仁

枚乘取之

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臨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謀逆乘奏書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云云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

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上禮

鄭昌取之

爲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圓曰陶朱成南於辛文柳子厚曰父子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

上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

薪之言出曾子當攷元圻案漢書汲黯傳黯字長孺潁陽人學黃老言治吏民好清靜擇吏丞任之又曰始黯

列九卿矣兩公孫宏張湯爲小吏已而宏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抗元云老萊子謂

子思日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

終以不斃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閻按史記

云當從國策元圻案厚齋漢藝文志放道家老萊子十六篇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

大戴禮云德泰而行信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
說苑常提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
常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
剛耶又以爲老子對常提之言

壺邱子林列子之師也

案見列子天瑞篇釋文曰司馬彪注南華真經云名林鄭人也

呂氏春

秋

眞大覽下賢篇

云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

必以年

下云是倚其相於門也

然則與子產同時

元圻案高誘註子產壺邱子弟子列子仲尼

篇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瞿人又黃帝孫云列子師老商氏然則列子有二師也 漢藝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名禦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敬
明釋文或名周寇 厚齋藝文志攷柳宗元曰劉向別錄曰列子鄭穆公時
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子產鄭折史記鄭厲公二十四年鄭殺
其相彌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
誤爲鄭耶王氏自註曰或謂鄭厲公字誤爲繆公 宋葉大慶攷古實疑三
曰鄭繆公立於魯宣三十二年薨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公並世列子書楊
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困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鄭繆公之薨
五十五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百十八年列子與公時
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况其載魏文侯子襄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
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
鄭繆公三百年矣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

列禦寇有道之士也。若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卽令官道之葉。觀此則列子與鄉子陽同時。史記鄭世家端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卽周安王四年。公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端公時人。劉向以爲繆公志者誤。以繆爲繆欽。然大慶未取遠以向爲誤。讀見蘇子山古史列子傳亦引繆。乘之事以爲禦寇與端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相。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

列子以仕衛爲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

正。何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爲嫁。故上云國不足此條非本義。全云厚齋蓋有爲言之。○元圻案天瑞篇子列子見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不足將嫁於衛。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何云？列子亦寓言。○元圻案仲尼篇簡太宰曰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數及化人之宮。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

狐父之盜。

案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曰將有道也。而餞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殮以饋之。

史記

曹相國世家

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下謂

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

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案下云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

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全云邵子之說高於坡公。○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一東坡作莊子祠堂記云漢王說創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高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指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創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語而笑曰是同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昨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今之莊周書萬言集二十七卷之以讓王盜跖說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子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饋漿事數百言卽概以楊朱爭席二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

五峰

與張欽夫第十書

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

略不爲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

其中無眞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

之法

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面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

原注漢古今人

表作輪邊○元圻案韓詩外傳五達成王讀書於殿上面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精而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官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精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輪人心不可及矣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莊子外篇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面問桓公曰預問公之所讀者何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精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而讀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輪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夫淮南子道應劭與莊子略同精魄作精粕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

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

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日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

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元所案耳受口傳即道隱塗說王介甫書

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厚齋之意似本於此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曰

張而不能喻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

六百一十七

引

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

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鈎

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

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集證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對李善注所引與今本同

初祭

閩按初祭王安中號

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

竅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

元圻案齊物論南郭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是雖無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到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笑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嗚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謂調之刁刁乎陳振孫曰王安中字伯道官尚書左丞冕以道爲無極令安中既第修邑子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爲親榮非其志也以道曰爲學當踐初何患不遠到安中築室榜曰初察其議論聞見多得以道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矣

原注張文潛銘尚瑤曰造物則矣句法本此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張文潛尚屯

田墓誌公諱瑤字某蒲川人景祐元年進士若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聲聲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銘曰有涵商公甚責不施府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不人遷位下固宜商不使年造物則矣

飾小說以干縣令

雜篇外物

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

原注

有進士程文用此犯聖祖諱

集證唐書文志道士成元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元英字子實齊州人貞觀間召至京師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

徐無鬼

列子

仲尼篇

釋文

公孫龍

平原君之客

字子秉

原注秉謂公孫龍也○元圻案列子釋文唐殷敬順撰書散附於張湛注中消亂不可別與化任大椿老田於道藏中得其原書遂版行大椿乾彥己丑二甲一名進士官至御史其官禮部時與元圻爲忘年交貧而好學篤行之士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釋畜雞大者蜀

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

雞爲小也未詳

閻按昌黎熟于莊蜀本越字○元圻案庚桑楚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養蠆越雞不能伏鷃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其才固有巨小也陸氏釋文越雞

司馬彪何秀云小雞也或云荆雞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

已矣事其心出人閒世

元圻案人閒世仲尼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親者不

擇事而安之患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呂吉甫

呂惠卿字

曰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

焉

此引外物篇之文

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

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何云

殊不足取○元圻案昔錄解題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甫撰郭象注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或問朱子孟子與莊子同將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只在齊魯歷薛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

益固

元圻案外篇繕性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相類

元圻案四庫全書莊子提要郭象字子元河

旨統向秀於傳註外別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則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云是文案秋水篇與道大憲句釋文云塞向紀釐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世說所云象自註秋水至樂二篇者尚未必實錄矣南史徐廣傳廣撰晉紀時有商平鄒紹亦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爲恩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支離疏鼓箠播精

人開

文選

夏侯孝若

注作播精

集證莊子

如字一首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爾米曰精惟云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箠播精言責卜按釋文數字必精字之誤山海經去精用徐米注精祀神之米

離騷懷椒精而要之注精精米所以享神也說文云爲財卜問曰貶从貝正聲讀若所然則播精當作播匪○元圻案李善注精音所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

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大宗

李太白

品

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

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齊物

邯鄲枕南柯

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

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

出於此

集證沈既濟枕中記道士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

尚未熟也李昌齡樂善錄淳子芬晝寢夢二使引自宅南古槐下入至一城

榜曰大槐安國王見大槐出典南柯郡二十年許及覺命攝槐下樹共穴直

上南枝即南柯郡也芬大駭復命掩之○元圻案晉書儒林傳杜亮字行齊

廬江潯人也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博覽經籍閉門教授微辟並不就所著幽

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文子原道曰天常之道生成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

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郭象注本此東坡夢齋銘

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蓋夢曲蓋鼓吹

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銘曰我觀世人生

非實中以寢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遺商執成堅如邱山高

莊子

天下篇

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

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

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

原注說苑反質篇載禽滑釐問墨子集證墨子耕柱篇作啓

滑釐呂氏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釐列子楊朱篇作禽滑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元圻案呂氏春秋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列子湯明釋

文滑釐音骨理墨翟弟子也

庖丁解牛

養生主

行其所無事也管子

初分篇

云屠牛坦朝解

九牛而刀可以莫鐵

注莫猶創也

則刃游閒也賈誼

疏

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

詩語也

元圻案楊龜山語錄謂莊子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朱子語類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振振乎共有餘刀曰理之

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曰熟胡子知言云知易知春秋然後知解之衆一月全牛萬隙開也書錄解題儒林類胡子知言一卷五峰胡象仁

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師之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

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元圻案王坦之字文度湛之孫述之子晉書本傳謂坦之

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論具載本傳 胡文定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春秋以道名分之言 朱子語類舉天運天其運乎一義曰數語好是他見得如此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

豫且事有二說苑

正諫篇

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

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者也

集證薛綜注引說苑

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

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

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

外物篇

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

也

繼序按豫且即漁之二公姓

郭象

人間世

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

問本

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何云方本已云爾○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朱子因是書作韓文考異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

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

放言

詩謂

泥空終日著

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

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
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
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莊子齊物未
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
不和無私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
密張文潛柯山集有老子論此條所引蓋論莊子也今本柯山集從永樂
大典錄出較舊本多十餘卷亦不載是篇

莊子逸篇

陸德明敘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
反故莫能暢其宏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

元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修之首

何云首
猶篇也

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

案敘錄作
三客齊隨

華十二引
之亦作三

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卽司馬彪孟

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

漢書藝文志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

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元所注特會

莊生之旨

原注北齊杜預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集證陸氏序錄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隋志司馬彪

注十六卷云本二十一卷今闕孟氏注梁有錄一卷 北齊書杜預傳

韓元秋好元理老而愈篤父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 史記老莊列傳長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莊子畏累

虛篇名也按今亦無此篇 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三闕奕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

司馬彪曰元天山名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大擊鼓呼噪逐疫出魃鬼。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集證引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類。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二字不應見莊子。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元圻案引見藝文類聚八十六果部上。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集證引見御覽三百九十二人事部。元圻案已見藝文類聚十九人部。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周本此其所以終身弗如。集證引見御覽。

七百三十五方術類。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琳語本此。元圻案六朝事蹟大巫山在涿水縣北四十里。小巫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原注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全云原注是正文

載此故說

元所案此條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又案左思魏都賦理秋

御蓋注引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

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其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

駕尹儒作尹儒而文亦增多二十二字蓋彼注有節文也當以魏都賦注爲

正漢書禮樂志師古注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驅秋秋然也

淮南亦作尹儒高誘注秋駕善御之術

空闊

原注一作門○案宋玉賦空穴來風遙岳掉亡註引莊子亦作空穴

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

能苦其性者

原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空其葉似鳥巢其中也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注引見文選宋玉風賦○元所案藝文類聚八十八載此條無第三句注文亦小異多缺

縛謳所生必於斥苦

原注司馬彪曰斥鴹也苦用力也引縛所以有謳歌者爲人用力不拜故促急之也全云

原注是正文

集注引見世說任誕門注○元所案世說注引司馬彪注斥

鴹後也之上○有縛引柙索也五字○西陽雜俎云引司馬彪注曰縛引柙

索詎持歌斥鴹苦急此言引縛謳者爲人用力也與世說注所引不同

庚市子堅之毀王也

方快山云王作玉命誨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

無德者也人有爭則相鬪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鬪者止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

案藝文九十載此條無前字

爲誰對

曰：子路勇且多力。

藝文作子路爲勇

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

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

名

藝文作其名爲鳳

爲鳳鳳之所居也。

藝文無鳳之也三字

積石千里河

水出下鳳鳥居上。

藝文無此八字

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

百仞。以球琳琅玕爲寶。

太平御覽作作藝文同

天又爲生離珠。一

人三頭。遞起

藝文作遞起

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

仁右賢左智

藝文作右智左賢。○集證引見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按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莊子云老子歎曰吾聞南

方有鳥其名曰鳳居積石千里二十以琳瑯爲寶與此小異。

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爲生樹名瑤樹高百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舜師之

元圻案引見御覽四百四人事部四十五而舜師之作而爲舜之師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仲尼讀

讀今本太平御覽作作誤

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

集證引見御覽一百八十六名處部

元圻案原注文亦見太平御覽

藝文類聚八十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吾衍問居錄曰古人穴地爲竈故席地可憑其觚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

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

原注羊溝屬雞處株魁師也雞畏狸也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一十

入羽族部

爾雅異國雞私取狸膏塗其頭儼國無敵此非有屬勝特是狸能捕雞異雞問狸之氣則畏而走

羊溝亦作陽溝用雅釋畜雞三八爲鷄

郭璞詩陽清巨。卿古之名。雞。元折案藝文類聚九十一載此條。多莊子語。惠子曰六字。原注是可馬彪注。亦見藝文類聚。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元折案此條見何書當考。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何云抓玉篇古華切引也。擊也。葉韻引見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按漢書枚乘傳十圍之木始生如雞足可握而絕。元折案汪藻浮溪集種德堂記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葉耳足可握而絕。手可握而拔亦作握。字林種先牢切抓壯。

交切。

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證。

引見文選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顏氏家訓勉學篇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

墳河此耳學之過也。元折案藝文類聚九十二之堦句無之字。堦作危。榆作枝。入十八引莊子與此條所引同。文選陸士衡贈馬文熊詩注引莊子。

日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從風而起。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與此文同。又引司馬彪注曰堦最高危險之處也。

金鐵蒙以大轂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曉流

集證御覽作其

服博戲其曉流偽

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集證

引見御覽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青鸚愛子忘親

原注司馬彪曰鸚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元折案爾雅釋鳥鸚鵡忘雛郭註鸚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歧尾爲鳥怒

急事飛出北方沙漠地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

矣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原注酒尊也

集錄引見御覽七百六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集錄引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人事部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元圻案引見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四夷部今本作將子曰蓋莊字之誤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

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

牖。施尾

遷注作施尾

於堂。葉公見之。棄

翻木作弄

而還走。

遷注作退走

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

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

集錄引見文選任彦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疏脈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癰病。

集錄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九疾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

見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集證引見藝文類聚巧藝部

而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

原注喻聖主之法明好至不敢蹈也集證引見後漢書劉陶

通鑑兩傳注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

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

案吾當作君

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虎狼殺人故

將救之簡子愀然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

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集證

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人部。元祐宋今本御覽作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固將殺之簡子還車曰今吾田也得士文多快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轂弩原注一作弓欲射之

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

公孫龍

新序作公孫龔

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

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

齊景公之時

原注齊一作宋

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

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

大雨方千里者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

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

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

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元圻案亦見御覽四百五十七

藝文類聚六十六載此條文有增減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

原注一作賦

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原注輒繫者也。一作提。

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元圻案史記李斯傳註索隱趙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或蘇子亦有是言也。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

食之。

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三人事部。元圻案今本御覽誤入子思子之下。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垠隅。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集證引見後漢祭祀志劉昭補註

魄之生也。八季春五日而兔。日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始規二句而葉成

原注鶴爲布設布設爲鶴此物變也
集注引見御覽九百五十四木部○元圻案今

本鄭寬漢作淮南子藝文類聚八十八載莊子槐之生也云云無更句二句

盧敖見若士深目爲耳

集注引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

禮若充鋸之柄

原注元舉也禮有所斷謂之鋸以斷物也
御覽七百六十三禮部○元圻案注亦見御覽

集注引見

叔文相嘗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嘗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

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

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

淫佚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集注引見御覽

六百七學部

聞按余孫名學翼取此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

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

案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郭象止定爲三十三篇是逸十篇也

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

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問見之斷圭

碎璧亦足爲篋積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閻按漢嚴遵老

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爲逸篇可知備載之以補王氏之

漏耳任事未虧童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明之未制

也一指麾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霄曾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縱制

之及其爲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劬戰不能難也故漣滴

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

至滅亡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

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

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知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夫

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侈財貨不足民人愈饑福

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毀防閑邪淫奸宄

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明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

變異姦以襲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漁起後出愈奇令遠賞深罰峻刑嚴新服

膚勝因支疏遠不隱親近不相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懷盜賊愈多

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然而水寒而入火所苦勝於其身必死胸中有梟

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割也。孫賓著面不可射也。螻蟻著身不可斫也。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元聖之與野人也。同客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議，然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黔之獸，不避兕虎，其身非易事理也。云張商謫語曰：道德指歸前，有各神子。其曰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氏避明帝諱，更之為嚴，然此篇中所神子，其曰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設為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答之。蓋皆和平自稱之言，無疑也。問者邱乃以為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猶也。其所引亦不完，而語之詞，乃以為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案近仁和御史孫志祖讀書錄，綴編困學紀聞，載莊子逸篇數十，然未盡也。穀梁傳哀二年，疏引莊子楚人賈不及者，見人來買牙，即謂之曰：此牙無何不備。見人來買櫛，則又謂之曰：此櫛無何不備。買人曰：還將爾牙刺爾櫛，若何。顏氏家訓勉學篇引莊子蟬二首，文選吳都賦注有繫謂之縣，無謂之縣。西征賦注引襄公之應目夷，知大儒者也。難蜀父老注引兩利女浣於白水之上，柳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若何。女曰：股無腠，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藝文類聚二引陰陽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不爭，故為露。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又引海內三歲一凋，波相薄，故則流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又引海內三歲一凋，波相薄，故地動入十七引，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九十一引，鷄為鵲，鵲為布穀，布穀復為

此物變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梁麗可以衡城。司馬彪注麗小輪也。皆今莊子所無。又南史何子期嘗爲敗家賊。擬莊周馬捶。蓋馬捶亦逸篇也。愚案列子天瑞篇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何秀法。今莊子無此。交陸德明莊子釋文遺逸篇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此下更有育者。無以與乎日月之好。夫則者。不自爲假文。麗今遺逸篇亦無此。二句天道篇水靜則明。獨鍾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與藝文類聚入所引。稍有不同耳。不得竟謂之逸文。若初學記所引梁麗可以衡城。見在秋水篇。孫氏或宋詳考。

太平御覽

九百八十
三香部

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

熾。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爲此言而不

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

原注文子引老子曰。鳴鑼以聲自毀。

音燭以明自煎。全云楚老父之言見於龔勝傳。元圻案史記蘇秦列傳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殺秦。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并旣龔國遣使迎勝。勝不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犀首自燒。膏自明。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謂。漢書藝文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

也

見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案北堂書抄一百二十九引尸子作孝已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

又曰蒲

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九年而服

師曠

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

漢書稱孝已

漢書張平傳今有尾生孝已之行注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又武

五子傳孝已被謗伯奇流放

文選馬融長笛賦注引世紀曰孝已母早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教之莊子外物篇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

故孝已憂而含參悲

莊子稱蒲衣子

應帝王第七篇缺問於王倪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其事見此

原注太子晉事見周書○元圻案周書太子晉解晉平公使叔

琴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柳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師曠曰請使賔臣往師曠見太子云云師曠曰王子汝將為天下

宗乎史記荀卿傳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佚為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漢藝文志班固自注又以

佚為晉人後漢書呂強傳註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

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見文選

選陸士衡猛虎行注集說水經注沂水條益泉出沐城東北下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巷矣而不宿於益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比考說曰水名益泉仲尼不飲即斯泉矣淮南子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元圻案漢書鄒陽傳陽齊人也景帝少弟梁王侍士鄒陽之梁陽爲人有智略不苟合羊勝公孫詭惡之孝王下陽吏陽上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汗義展厲名號者不曰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

太平御覽有歷山二字

也荷彼

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

太平御覽有其漁二字

雷澤也

早則爲耕者鑿瀆狩

狩太平御覽作儉儉與險通

則爲獵者表虎故

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見太平御覽八十一

文心雕龍

祝盟篇

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

之祠田豈他有所據乎

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官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凡案

程子見家語

致思篇

子華子見莊子

鑒篇

近有子華子之書

謂程本字子華卽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

子之師水心

葉適字正則水心其號也

銘鞏仲至

全云名豐東萊弟子

所謂程子

卽此書也朱文公

讀子華子漫記

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

模擬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

集證玉海五十三書目儒家子華子十卷載刻向校錄序曰向

所校中外書子華子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復重十三篇定著十篇又曰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善持論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元圻案莊

子謨王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僑侯昭僑侯有憂色朱子曰此

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

蹈一而下降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

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偽書二人皆

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觀其書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

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

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

君二祥蒲壁等事皆剽剽他書傳會爲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

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旣死其

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

安得所謂大夫居屏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娶與杵臼以死衛之哉且其曰
有大造者又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甚明 吳公武曰藝文志不錄子華子
書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爲之 葉正則輩仲至墓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
材甚愛甚惜必有松固之心蔽賢者遠天地所法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
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地敗而辱敵故是
言也 日知錄莊子所云子華子乃韓昭釐侯時人按史記年表韓昭侯元
年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二十一年其非孔子所見之程子明甚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宏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

萇宏叔向之沒久矣

元圻案內儲說下叔向之讒萇宏也爲萇宏
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

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倖遣其書周君之庭周以萇宏爲賣周也誅萇宏說
苑記誅萇宏事與韓非子略同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

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

案見內儲說上又曰且夫重法者人之
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

其所易而無離
所惡此治之道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

侮聖言至此

集證劄記新序論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
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四

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五蠹

韓非子篇名

曰周去秦爲從昔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

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

秦與諸侯約從衛爲衡之事未詳

方攢山云衛成而秦帝從成而楚王周滅於從

衛亡於衛正相對望全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秦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昭王怒使將軍嫪毐攻西周周君奔秦盡獻其地三十六周君王赧卒

說疑

韓非子篇名

曰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駟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

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

雅侈

案在下小今本作雅

餘皆闕呂氏春秋

仲春紀富彙篇

云夏桀染於

羊辛岐踵戎

畢氏元曰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慎大篇皆作于辛說苑尊賢篇作于羊岐踵戎墨子諸書

多作推多
亦作推侈

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高誘註惡來嬴姓飛廉之子

周厲王染

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

高誘

註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虢石父譏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久乎畢氏按墨子作染於傳公夷蔡公毅

此四王者

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

在下

榮夷終卽榮

夷公虢公鼓卽虢石父

原注墨子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多○元折案此墨子所染篇文傳子矯遠篇

桀信其佞臣推多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詩以伐崇墉正義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故伐之晉語公之侵曰施通於驪姬姬問焉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後施曰必於申生是故先施譏於申生

韓子

和氏篇

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

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

焚之無異也

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

又和氏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

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

閑冗宋景文屬疾第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原

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元圻案四庫全書韓非子提要曰韓子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本稱舊有李昉注然贊爲何代人非亦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增注韓子之文不知孰何所據也

又問辨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

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

厚鄧析之言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名家公孫子十四篇列子釋文龍字子乘並人史記荀卿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

白同異之辨平原君世家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

繼公孫龍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爲善之民

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

於貪竊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

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

漁者持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責諸

說林下

呂太史

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

本此

東漢說苑說蠶蠶欲類蠶人見蛇蟬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鰓不意何也欲得錢也

叔瞻宮之奇

二人俱見左傳

亦虞鄭之扁鵲也

案此韓非喻老篇文

後魏崔

浩謂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

主慕容暉之霍光也

此二語宋子謂類解可以託六尺之孤取之

劉裕之平逆

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逕皆有自來

元圻案史記楊

鵲傳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桑公奇之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微結

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常授太宗經書與軍國大謀浩曰臣嘗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者王猛之治周云云通鑑晉穆帝紀升平元

年秦東平王苻堅素有時譽呂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駿下宜請而致之堅固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

遇諸葛孔明也堅廢生自立免左丞相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材修廢政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黎民大悅又升平三年燕主

蔡客傷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舊怨曰兄弟之別豈虛師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恪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奇書德宗紀元興元年桓元稱帝遷帝爲平固王居之潯陽三年下鄧守劉裕起京口討元元誅帝復位六年裕滅燕十三年滅秦十四年裕爲相國宋公受九錫命冬裕弑帝於東堂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

顯學篇

劉夢得用此語

原注恃作倏○元斤案劉夢得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曰語曰倏自直之術則百世無一矢倏自圓之

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保之器者視之漚葉無非良材耳劉夢得名西錫

自云系出中山唐書有傳

鉅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

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卽墨之斷者

幾何人哉

原注趙之郢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陵君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爲開三國遂墟矣○元斤案外儲說左下鉅者齊

之居士鼻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壁而求入仕也又云西門豹爲鄴令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

復以治鄴因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拜之豹納璽而去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曰至阿大夫及左右當譽者併受之戰國策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王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為反問趙王使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王翦大破趙軍虜趙王遷又齊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開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助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破秦軍於河外采勝逐秦軍至南谷關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將鄒客令殺公子於魏王魏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四年竟病酒而死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外儲說右上

此名

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

問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為所宜王之語宣王問之鄭長者

者有言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方為鄭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集解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特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王氏志攷曰袁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者書一篇言道家事韓子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固以為名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

內儲說右下○何云人主治三公九卿三公治

聖諫監司九卿治其屬監司治其屬

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閩按韓非者荆其本張綱者引其綱

韓子

難二

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

閩按史記作共

呂氏春秋作救淮南人間訓與韓子同

仲尼問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

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

案史記趙世家三國共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

同日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事臣皆懈雅共不敗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事在孔子後孔鮒

已辨其妄

孔叢子答問篇昔我先君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趙魏伐鄭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

是則世多好事者皆非之罪也馬氏釋史曰知伯之滅去孔子卒二十

年

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

尊賢篇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

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邱負

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

成王時以爲平王繆矣

原注甯子富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城濮之戰在楚威王四十年應穆莊共

康叔教靈而後平王立

又正義

曰晉平公好樂多賦餒治城郭有咎

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納之對曰臣不能爲

樂臣善隱

答犯晉文公舅平公文公之六世孫

又正義

曰石乞侍坐於屈建

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

屈建楚共王時人白公勝平王之孫

又正義

曰介子

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介子推從晉文公出

亡文公得國隱而死不聞有相荆事其時夫子猶未生也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

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

上

集證說苑佚文也引見後漢皇后紀上注文遷魏都賦西征賦注同案靈公獻公曾孫荀息於獻公卒後死里克之難

按犯

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

述紀之誤也新序

雜事

楚共王逐申侯

申侯成王時人共王成王之曾孫

晉

文過樂武子也

武子襄書也晉景公十三年書將中單景公文公之孫

葉公諸梁問樂

王鮒

集王鮒見左傳襄二十一年
葉公諸梁見哀十六年

皆不同時

韓子

十過篇

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

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爲君亦未之攷

集證元吳師道本趙策直作延陵君不復知鮑氏之改王爲君矣

韓子

內喻說上

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

何本集

東門外

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

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

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

似順論
慎小篇

云吳起

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

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

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

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債表來
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
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

年徙木予金

事見史記
商君列傳

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元圻案容
齋四第

商鞅變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
乃下令吳起治西河云云子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效起
史記吳
起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而烈王立七年而顯王立顯王
八年爲秦孝公元年衛鞅入秦

說文

部

古者宿沙

今說文作夙
古宿風通

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

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

一魚焉

見太平御覽
九百三十五

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

雖十宿沙不能得焉

見御覽八百六十五
儒家常仲連子十四篇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
儒家常仲連子十四篇王氏攷曰隋志五卷

錄一卷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
史記魯仲連列傳魯
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服膺之說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

鵬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

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

言哉

元所案博選篇曰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王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

惡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屬役者至樂勞苦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其徒處戰國策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拙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惡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屬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咆哮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王鈇篇鵬冠子曰其制邑里郡使驥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置有司扁當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有五鄉爲縣縣有壽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齊語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世兵焉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又曰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遠人大觀乃見其可又曰王德無師泛泛乎若不繫之舟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處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徇名貪夫循財至博不給知時何

蓋負子鵬賦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
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又曰夫禍之與福兮何其糾纏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又曰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又
曰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食大殉財兮烈士徇名
者死權兮衆庶每生又曰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又
曰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體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柳子厚
辯鵩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鵩冠子吾意好事者
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前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
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今者先標不稱鵩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
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書錄解題道家鵩冠子三卷陸佃解案漢志鵩冠
子楚人居深山以鵩爲冠今書十九篇韓史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非其全
也韓公頗道其書至柳柳州則曰凌郁言也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
文飾之自今考之柳說爲長李善注文選鵬賦多用鵩冠子顏師古注賈
誼傳略不一及豈所見與柳子厚同歟

戰國秦

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元圻案尹文子大道下鄭人謂王未理者爲璞周人

謂鼠未暗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賈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
乃鼠也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
鉏俱游樓下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見慎

子

集證不聰不明四句在亡篇中引見御覽四百九十六。元圻案書錄解題法家旗子一卷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中韓申韓之唐

志十卷滕輔注今幾五篇案莊周荀卿書皆補田駘慎到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

吳子

初見魏文侯

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

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

桑氏也

原注一本改桑字爲乘誤。元圻案漢志兵數謀吳起四十六篇今存六篇說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宋高似孫子略謂

其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

程子

伊川

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

勢

治衆

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集證書公注部

曲爲分什伍爲數。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

漢志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孫子列傳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牧之言固未可以爲據也。多多益辦史記淮陰侯傳作益善此從漢書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本李克

對魏文侯之言

原注見說苑
○反質篇

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元圻

葉班固自註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韓子

外傳說
左上

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

邕謂唯郭有道無愧呂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

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問按番音婆番番越地名
漢爲蒲吾縣今之平山縣

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
何如人游曰隱不違親自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蔡
邕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唐書劉又傳
劉又者一節之士問韓愈接天下七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
賓客因持劍
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

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

篇當參及伊尹

聖人之開發雖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遂封齊濱當取信於孟子 閻按王氏竟忘伊尹事出孟子○元圻案今本鬼谷子作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厚齋此條所引據太平御覽 孫子用開篇昔殷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推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開考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隋書經籍志魏徵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新舊唐書作三卷蘇秦張儀柳子厚曰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隘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雖信 晁氏讀書志曰史記謂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儀秦者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捫闔之術

十有二章復受轉九牀篋

轉九牀篋今亡

三章然秦儀用之

裁得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

見其閭奧乎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論說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原注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熟然後用鉗鉗者元圻案鬼谷子捭闔篇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又飛符篇曰引鉗指之辭飛而指之鉗指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量能立勢以鉗之或伺候見端而指之周禮春官典同正義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察是非語乘而鉗持之

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

長史記

田儼傳

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全云唐人趙毅著長

短經十卷修談王霸機權正變之說蓋本於此集證漢志從橫家劉子五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元圻案漢書蒯通傳蒯通范陽人也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傷永史記田儼傳太史公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八十一首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欲令此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短長書是也又主父偃傳主父偃者河內人也學長短經橫之術又張湯傳邊通學短長剛暴強人也劉向傳

策序曰書木號政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漢書張湯傳注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短其說隱穆用相激怒也又蘇秦張儀之謀越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

鬻熊爲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

漢書藝文志

諸子之最先

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

賈誼書

脩政語下

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

元圻案史記楚

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與早卒之說不合攷漢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文心雕龍諸子篇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唐逢行注鬻子序曰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者出二十二篇名曰鬻子編秩殘缺佚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知孰是

呂氏春秋

審分覽不二篇

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

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

案高誘注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

死等古

陽朱貴已孫臏貴勢

孫子有勢篇

王廖貴先兒良貴

後

注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荀子

天論

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

於先

楊倞注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

老子有見於無

見於信

注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

畸

注時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

朱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注朱子名鉞宋人也下篇云朱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已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見少而不見多也

墨子有見

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已爲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

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

柳子厚作

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

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

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

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園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元圻案楊升菴

謂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今案傳中實兼取其意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見本傳

於呂氏春秋

孟冬紀安死篇

說苑

稽康

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

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

案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四按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以至春秋之

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嘗亡也又周威公乃當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

呂氏春秋

先嚴

晉

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出公當從

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

爲知幾

元圻案史記六國表周元王三年晉出公錯立定王十三年晉哀公元年晉世家出公十七年四卿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當

在定王之十二年周本紀定王子哀王哀王弟思王思王弟考王相繼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然則晉出公亦卒於兩周未分以前

孔叢子公孫龍滅三耳呂氏春秋作滅三牙

何云牙字乃耳字篆

文作耳傳寫之誤

集證繫辭傳義諸用鄭本作滅惠棟云說文無滅字新

附有之漢書皆以滅爲藏

元圻案孔叢子公孫龍篇公孫龍言滅三耳甚

辯析子尚弗應明日平原君曰勝昔公孫龍之言信辯也答曰僕願得又問

於君今爲滅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滅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

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呂氏春秋審應淫辭篇作三

牙案呂覽本味篇楚辭得伯陽積耳畢氏校云尸子韓非子作積牙皆譌轉

夫之此誤耳爲牙之證畢氏於淫辭篇校云餘姚盧氏作三耳是也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

賈誼疏壹勤而五業附

見漢書本傳

新書云五美附

原注見五美篇

業

字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

誼之言本此

案誼本傳疏口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立履新書階級篇作弗以加枕弗以立履

韓

非子

外儲說左下

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

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

見本傳

顏注

此語見六韜

詩十篇

主上之操也

亦見政事疏

語出尉繚子

元圻

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六韜六卷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有金版六韜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發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此名然即以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發六篇班固自註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發別爲一書顏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母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率合附會歟又尉繚子五卷周尉繚撰其八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

漢志錄家有尉繚子二十五篇兵形勢家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雜家亡而
兵家傳二十四篇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
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
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
於此

集證晉書列女傳苻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黃帝
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
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賈誼書

禮

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燠

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

媼當作媼

元所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后土富媼張晏曰坤爲母
故稱媼刊誤曰言后土富媼者出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媼當

作媼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媼有二義一曰媼媼天地合氣也一曰
媼媼也富媼以媼媼爲義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富媼物時
熟之意

鹽鐵論

卷八

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

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

閭按暑氣多天

寒氣多壽出淮南地形訓

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

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

爲修短驗於物者也

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

論養生者盍於此觀

之

原注韓子答賢說用此意物理學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煩通○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

平人也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物理論云云見藝文類聚雜類

淮南子

說山訓

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

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

方樸山云此但公賦芋之說

爲魚德者非

挈而入淵爲蜎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

案荀子天論訓養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聖人順其天政亦此意

亦見文子上卷此椰子種

樹

郭象注

傳之意

文子

道德篇

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鼃聾無耳淮南

子

說林訓

曰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

不自陷又况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

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

龍聽以角不以耳

原注山海經檢此語未見閩按季海名淮金華人孝宗朝丞相集謠山海經龍聽以角之

說宋黃東發會駁之不知所據何本張世南游宦紀聞引焦氏易林云牛龍耳聾本草注引生育論云龍耳聾聰故謂之龍亦龍聽不以耳之證○元所

案王淮事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

飲則小盈

見太平御覽六百七

伊川

作明道行實

謂如羣飲於河各充

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

者豈肯爲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元圻案抱朴子內篇論仙第二按董仲舒所撰李少

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晉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爲丞相時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遷散騎常侍自乞爲句漏令終於羅浮山事迹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雜家抱朴外篇五十卷今本作內外篇八卷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名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卽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

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三卷晉書云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

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閩按隋書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例與今起居注正

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何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形管之法也。集證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元圻案抱朴子論仙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西京雜記今本六卷舊唐書經籍志曰晉葛洪撰朱黃長容東觀餘論謂事皆劉歆所說。葛稚川采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此條所引今本無此文。漢武故事今本一卷舊稱班固著吳公武讀書志引張東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荀悅淑之孫後漢書本傳悅字仲豫獻帝頗好文學悅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中覽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

祛惑

抱朴子篇名

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

書也某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撻三折今乃大悟

內篇二十

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撻見於此

原注撻一作撻此方土方言也集證太平御覽

六百十六引論語比考職曰孔子頃易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滅葛氏蓋本緯書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

三略者始見於此

原注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未有三略之名

含神霧云風后

爲黃帝師又爲禹師化爲老子授張良書

見史記留侯世家索

隱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

以三略爲是荆公

咏張良

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元圯案李運命

論載文選李善注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注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求爲尋陽長政有美績又賦注引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黃石公三略三卷案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略之名則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在唐宋藝文志並同光武詔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之語出此書軍機之文又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疑即商英所爲撰

太平御覽

十

引鄒子曰朱買臣

字翁子漢書有傳

孜孜脩學不

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何云買臣流粟

高風漂麥。元圯案後漢書逸民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目農故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育之田羣麥於庭合風發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淚水流麥其後遂爲名儒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

不肖之禮

原注見初學記卷事類 案禮藝文類聚引此下有有長功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四句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

則非

元圻案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

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

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

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

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

可也

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愚謂爲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

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

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全云此做孟子行辟人之意而夫之。元圻案賈山至言徐樂世務書篇末議

論皆主尸子之意皆言前而忘其本者晏子春秋景公田于罍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闢倉庫之實則中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曰心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晏子之言庶幾知本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

序傳篇

譏之曰充自

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間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

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譴父攘羊

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

閩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

文冠傳

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

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胼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

說陸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

行於九夷

案俱見論衡問孔篇

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

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

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元圻案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

也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篇言注袁山松漢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百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充本傳注抱朴子曰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義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朴子持去邑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宋高似孫子洛曰袁山松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見宋史文苑傳陳振孫載其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脩三國志題其齋曰家斧書將成而卒著灌園集三十卷今存二十卷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

問本有於字

孔子

集證云見好生篇荀子哀公篇同

尚

書大傳以爲成王問周公

集解云今本大傳無北堂書鈔引書大傳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

爲周公曰古之人有目皮而勾顧然鳳凰其樹麒麟其棲也奇子哀公篇注引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目而句顧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目覆項也句顧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

宿諸畝首

見初學記九帝王部

餘糧棲畝本於此

元圜案宋句閣本作小註文選左

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弗收頌聲戰路而洋溢李善注淮南子曰昔客成氏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胡廣碑曰餘糧棲於畝畝淮南子曰昔客成氏之世道路不拾遺宋郭景純稽覽篇首文與子思子略同高誘注東戶季子古之人君漢志儒家子思三十三篇楚氏讀書志于思子七卷今本一卷乃宋汪瑯編王氏漢志攷謂取諸孔叢子蓋即此本此條蓋正王楙野客叢書以餘糧棲畝始於左思之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

案咸今本人物志作咸誤

爲德以謙爲道老子

以無爲德以虛爲道

此入觀篇文

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

與老氏異

元圜案元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事迹具三國志本傳其註爲劉昞所作

駟字延明燦煌人阮逸序曰其述作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備考其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教誠一家之善志也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

亦不常絕

元圻案法言五百篇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宋咸注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開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出或亡而絕出則萬化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云云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成

法言重黎篇

王介甫曰出

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元成則衆人矣

元圻案漢志道家黔

婁子四篇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欲以爲相辭齊王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漢書韋賢傳賢少子元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丁定國爲丞相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

安危篇

語也

余襄公

全云

謹箴用之

集說太平御覽引殷康明慎云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慎也山谷漫錄詩

云舊轍索孤竹奔車求仲尼皆用韓非語○元圻案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起家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諡曰襄事迹具宋史本傳著武溪集二十卷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

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

閻廬日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原注非華削爲十三篇也何云非華削句亦

正文○元以案太平御覽載魏武帝策曰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閻廬作兵法一十三篇欲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况文繁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漢藝文志兵權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閻九卷杜牧注孫子序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言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書自爲序因注解之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非書不能盡注解也子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意有自於新書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其書之所生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

全云胡致堂真云

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

麕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

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問按

問楚中人亦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于其抽條可食兒童呼爲陽馬塞恐即迷陽草○元圻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逆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

男忠錫孫

孝濤

校字